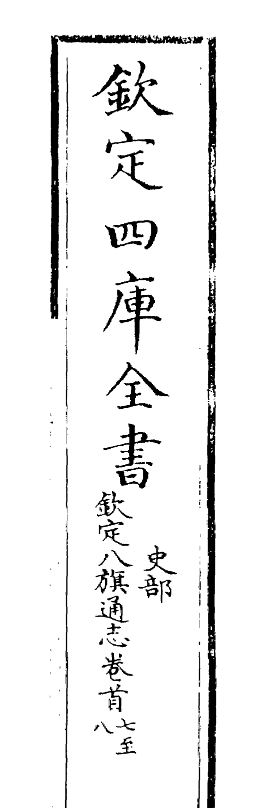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七至八

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七

勅諭一

天命天聰崇德順治年間

天命三年四月辛丑

頒統兵貝勒諸臣訓習兵法書曰凡安居太平貴於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已不頓兵智巧謀畧為貴焉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幽邃之地毋令敵見少遣兵誘之誘之而

欽定四庫全書

來是中吾計也誘而不來即詳察其城堡遠近遠則盡力追擊近則直薄其城使壅集於門而掩擊之倘敵衆我寡勿遽近前宜預退以待大軍俟大軍既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決進退此遇敵野戰之法也至於城郭當視其地之可拔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不勞兵力而克敵者乃稱智巧謀畧之良將也若勞兵力雖勝何益蓋制敵行師之道自居於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岀甲二十以備

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彔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訊之五牛彔額真不以所頒法令誡諭於衆罰五牛彔額真及本牛彔額真馬各一匹若諭之不聽即將梗令之人論罪五牛彔額真及本牛彔額真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不能則勿受如不勝任而强受之將委任之意豈為汝一人乎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矣國家之事莫大於此至於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一二人輕進必致損傷被傷賞不及縱

殞身亦不為功迨列陣已定爭為先登以陷城者方錄其先進之功馳告固山額真俟環攻軍士四面并進城陷然後固山額真鳴螺俾各路軍士聽螺聲一時並進

又

諭李永芳曰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而來汝撫順所一遊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令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豢養汝汝之軍民亦不擾焉汝素

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毋論汝矣即無足比數者猶將舉而用之結爲婚媾況汝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勿戰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無力制勝何益哉汝出城降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嚇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吾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弗圖悔無及矣其中城大小官吏兵民諸人獻城來降者保汝父母妻子以及親族俱

無離散豈不慶幸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致僨失事機也

天聰三年十一月庚寅

諭八旗固山額真曰因克遵化自固山額真甲喇額真及登城士卒以次賞賚者非以固山額真身自登城也以其督率盡善設備堅固故行賞耳嗣後凡攻城賞賚視此為例朕與爾等經歷險遠艱苦至此已蒙

天佑然此猶佑我之小者後之佑我大者尚有在也此行

既承

天眷凡固山額真及大小各官俱宜用心約束本旗人員明白申飭愛士卒如子弟若能申明紀律如子弟愛養則本旗士卒亦視爾等如父母自能不忘教令臨陣之際在爾等之前盡力不違紀律也果能如此本旗士卒又何至有陷於重罪者乎倘各旗大臣不勤加申飭以致妄行奸盜不誅則紀律廢弛而為惡者益熾誅之則勞瘁之卒又實可憫爾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彔額真

當以此為念勤加教訓所部士卒至於爾大臣各官居平在家何等期望不皆曰安得於上與諸貝勒前遇敵効力以自見乎何初念頓忘而遂狃於貪得躭於怠惰各匿帳中不令人見如此偷安倘蒙

天眷大業既成雖欲圖建功名其可得耶今後各宜克勤厥職

天聰四年二月丙辰

諭貝勒諸臣曰爾衆貝勒諸臣仰承

天佑凡所行之事皆處之以義毋貪黷以利已毋偏庇以徇人在下之士卒悅則天亦嘉與之矣夫事有不知因而錯誤妄行此無可如何之事如喀克篤禮令其本旗薩木哈圖巴圖魯為本牛录人運取栅木以苦之又使往登昌黎城是不明於理矣爾衆貝勒諸臣視本旗効力勞苦之人當如身親其勞涕泣憐憫若不加憐憫雖素所親信者亦不盡忠効用也昔吴起吮其卒之癰卒之母哭之有卒問曰汝子

　癰而將軍吮之何以哭為其母曰此子之父被創吳將軍吮之遂亡於陣吾恐此子亦如其父也是以哭之似此等厮養之卒幸而得生當思用之以為朝廷及諸貝勒建功立業凡一次奮勇登城之人倘再遇登城縱彼欲往切不可令之往也

天聰五年七月戊戌

諭領兵諸臣曰葢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無道者被天譴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有不敗者也克

盡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興者也是以天運循環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者即其民也今日者

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仗義而行制敵養民而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訓諭士卒士卒恪遵切識於心務期力行正事無作奸邪不然為奸為慝行諸悖亂則或責或誅皆自取之耳至俘獲之人勿離散其夫妻父子勿裸取其衣服爾諸臣以及士卒各宜戒之

又

諭征明領兵諸臣曰瀋陽遼東之地原非我有乃
天所賜也令不事征討坐視漢人開拓疆土修建城郭繕
治甲兵使得完備我等豈能安處耶朕念及此故以出
兵所得漢人財帛及與朝鮮通市所得貨物盡與蒙古
易馬興師征討此行倘荷
天佑凡俘獲之人離散其父子夫婦裸取其衣服甚爲不
善似此悖亂盜賊之行爾諸臣與各軍士宜諄切曉諭
乃傳諭時皆唯唯聽命及退而遂忘之此所以生事橫

行干戾也今我不自暇逸日事戰爭或彼被困而來降或

天垂佑而制勝則自有解甲休息之時矣自征明國以來凡攻城野戰所向必克然我何以常有懼心彼明國屢戰屢敗然常不知懼者蓋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於戰陳之時曉習文武法律故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名宗澤者金兵十三戰皆敗隨有宋一將率兵來援欲戰有城守將阻之曰當此六月酷暑揮扇乗涼尚不能堪豈能擐

甲而戰乎諸兵聞之皆無鬬志遂潰以一言之失而城竟為金所得如阿敏貝勒駐守永平時曽以我兵為弱曰如此安能克敵彼貝勒之言若此士卒孰肯用命又如顧三台額駙革其固山非以臨陣怯懦不能稱職也昔攻昌黎時本旗一卒被傷致死以繩繫其足曳之而歸夫戰則用之而不加恤誰復効死直前耶必也傷則臨視調治之乃可為主帥固山額真如此則士卒不惜其生授命於主將之前矣我兵總計雖衆若固山額真

梅勒額真甲喇額真牛彔額真各分所屬之兵而誡諭之仍覺其少惟在申明法令愛惜士卒孰不願為爾等効力而前耶

天聰五年八月戊申

諭圍大淩河諸貝勒大臣等曰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壕築墻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則與戰外援若至我則迎擊正黄旗固山額真楞額禮率本旗兵圍北面之西鑲黄旗固山額真達爾漢額駙率本旗兵圍北面之東阿

巴泰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正藍旗固山額真覺羅塞勒率本旗兵圍正南面莽古爾泰德格類兩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鑲藍旗固山額真宗室篇古阿格率本旗兵圍南面之西濟爾哈朗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蒙古固山額真吳內格率本旗兵圍南面之東正白旗固山額真喀克篤禮率本旗兵圍東面之北額爾克楚虎爾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鑲白旗固山額真伊爾登率本旗兵圍東面之南墨勒根代青貝

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正紅旗固山額真和碩圖額駙率本旗兵圍西面之北大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蒙古固山額真鄂木兑率本旗兵圍正西面鑲紅旗固山額真葉臣率本旗兵圍西面之南岳託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歸降諸部落蒙古貝勒各率所部兵圍其隙處總兵官佟養性額駙率舊漢兵載紅衣礮跨錦州大道而營諸將各固守汛地

天聰八年二月乙亥

諭守錦州多爾衮薩哈廉二貝勒曰爾等可率駐防巨流河四大臣兵並四路哨卒之半前往量遣數人襲取明哨卒所守屋執其人又聞敵人哨騎甚衆可乘夜越其地捉生若我兵先往者已過其在後漢人必為爾等所俘矣爾等所進之處務須左右隄防若獲其人即以書付之帶去如不獲即懸書於十三站山坡而來巨流河兵將哨卒人等從爾等北路捉生至閭陽峪會兵可也捉生之後可將人民居住之臺具數開來爾等慎勿恃

兵勢不加意防備也

天聰八年五月甲辰

諭留守盛京濟爾哈朗貝勒曰凡有敵人來侵應詳確協議相機往援覘敵情形徐徐而進愼勿深入如深入致我兵一二人被傷則敵難再克矣敵既深入我境何必張皇若欲往援則盛京駐守將士可令大臣孟阿圖薩壁翰舒賽噶布喇統領謹守毋違旨妄動縱有敵人不過南路朝鮮於晏安無事樂於搆釁而來耳其沿海諸

島漢人已盡為孔元帥攜來餘者又為尚總兵官所掠今皮島所遺止有數千彼必不來縱有敵來侵不過侵邊外蒙古非敢他侵也可令圖爾格率兵防守其地即有敵至圖爾格駐防之地亦不可輕援尤有慮者大凌河新附官員恐有潛逃宜嚴加防備朝夕詳察至兵丁勿令閒居一應盔甲器械俱令修整倘荷

天眷佑或得一隅來調爾等亦未可知其城頭置礮待城工完日各按汛地布列而以預備隨征小礮列於城下

不時操演之

天聰八年十二月

諭往征瓦爾喀吳巴海荆古爾代曰兹命爾等往征瓦爾喀所至之處勿懐他念惟謹慎從事各副委任不可怠忽聞爾等往畧之處有千餘人在尼滿地方築城屯駐此處宜往畧之各屯户口多少吳巴海盡知可與計議其可取者量力取之其分達里所居之屯可問鄉導前往先取此屯凡此攻畧各屯非有統帥哨防不過泄泄

然散處各邨落耳然其人雖愚昧爾等自寧古塔啟行之日即防範毋令彼知覺望其烟火所在以智取之所有俘獲當加意監守如遇天寒則給以火不可令彼凍傷若得食物必均食之前所遣達朱户以疎忽遂遇害但因其自幼効力有功方令承襲官職爾等倘亦以疎忽遇害可有如達朱户之功者乎或俘人逋逃或自被殺害皆由與彼同處日久漫無防範以及姦淫其婦女所致前者東果魁滿征瓦爾喀時每姦淫所獲婦女爾

等切勿效尤毋以其物力豐足留彼無益遂行侵取秋毫不可侵犯其毋違朕命

又

諭往征黑龍江霸奇蘭等曰爾等此番初經其地道路遙遠惟在不倦不怠奮力直前而已至俘獲之人須用善言撫慰凡遇飲食一體共之如此則其亂心從何而起較從前所獲各處瓦爾喀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攜之而來可以為我用攻畧時語之曰爾我本是一國之

人我皇上久欲收服特未暇耳爾以不知載籍之故竟至於此爾等當如此諭之大丈夫凡受委任當圖報稱古元壇寶藏有云少壯不立名老大徒傷悲誠如此言在我若不力圖建樹歸家雖悔何益耶又入畧之後或報捷或遣兵送俘必令由科爾沁國舅吴克善所屬之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至遣迎報捷人及運送兵糧者亦必於此處相待其應畧地方有夏姓武因屯長喀拜從役二人庫魯木圖屯長郭爾敦從役三人及納屯一

人俱已至今令其從軍矣爾等率此輩往畧他屯若所獲已定不可犯此歸附三屯宜仍留於本處諭之曰以爾等來歸我皇上故留於此今後宜時常往來若稍間斷必復來畧爾矣若畧他屯不獲如願不必留此三屯當盡行攜來來時自小刀以及一切器械皆可收之務令結隊而行不可分散

又

諭朱延慶等曰爾所奏之言甚善凡言事者正當如此陳

奏或有奏事之人多摭拾古事陳奏其言固書中之所有也凡人建言必實指曰某也賢某也不肖於任國政諸大臣必實指曰某大臣能稱厥職某大臣惟利是圖某徇庇所私之人某傾害所惡之人務直指其名以奏之再朕躬或有過失必亦實指其事以入告凡人於國之賢才皆得薦舉毋曰賢才何如此衆多朕猶以為未足也爾等知其賢而舉之彼或變其初心後為不善亦彼自為不善耳於舉者何與焉令朕將錄用爾等三人

併使大小臣工明知朕意

天聰九年

諭駐防上都吳拜等曰諸貝勒所遣人若於陽石木遇之爾等即與同來若於渾河以西遇之可令彼換馬乘來爾等可知明界沿邊巡哨而還若於遼河遇之亦當令彼換馬乘來爾等當至杜稜城探望沿邊躡踪而來若遇使者爾等當選精馬二十名往召濟席哈海塞率之同來若不遇使者則至海塞濟席哈處即令二人速來

爾等可遣人過上都往前巡哨偵諸貝勒使者至爾等即與之同來不必待諸貝勒也諸凡加意隄防駐營勿在一處日間所駐夜必遷移即火患亦宜預防之

又

諭征瓦爾喀諸將曰爾等到處身勿偷安心勿懈怠加意防備不可疎忽勿離人父子夫妻勿淫人婦女勿掠人家資俱收貯攜還其從人或有一二逃走者與爾無涉至於彼之首領率衆攜財物而逃者皆因離其夫妻濫

行姦淫所致若然罪及上帥以下諸將勿違主帥號令主帥亦不得隱匿部將功罪必登記於册至於馬匹不可於駐營時即行牧放勿輙飲以水待其汗乾飼草方可飲水既至分進之地勿即以穀餵馬先飼以草俟馬腹稍大方可飼穀爾等諸將勿忘此律當時時申飭爾部衆也

崇德三年

諭征明奉命大將軍多爾衮等曰先是多羅武英郡王於

丙子歲領兵征明克昌平時爾等各官猶如漁人下水取魚擒之以手挾之以脅復以口銜之而出似此貪掠財物以致獲罪者甚多朕豈願爾等犯法樂於加罪懲前行亂之人正欲令其警於後使不為亂耳且朕見爾等有罪甚為惻然朕非誇詡以古人自擬常閱古史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王何為而泣也禹曰堯舜時政教德澤宣布於民故人無犯法今我之泣非為囚也我之政教德澤不如堯舜致有罪

人故泣耳以此朕見爾等有罪亦甚為惻然也爾等互相勉勵堅執軍令以行毋或怠玩從事令蒙古漢人朝鮮諸國俱已歸附軍士甚多爾等勿徒自恃強勇以威懾人各宜申明紀律無或厭倦蓋爾等乃衆所觀瞻也若能自處以禮濟之以和則歸附各國必以為我國強而有德勇而有禮益加悦服矣凡為主帥之人於臨陣之際使徒計一已之功而不念兵之損傷軍之敗衂及國之聲名有損非主將也興師致討當思於國有益於

已立功凡軍中議事遇有意見悖謬者即宜在彼勸諭毋緘默不言而還時託詞自解亦有在彼故出微詞而辯時即云我曾如是勸諭者皆不足據必在彼明言於衆而衆不從始可還時辯理也至陣獲將士聽擒獲之人收養於朕無預朕與其收養此等之人不若養我新附之人及加恩舊時窮苦士卒之為愈也

崇德四年八月甲午

諭出征庫爾喀主將薩爾糾等曰爾等可於喇發地方養

馬前進爾等兵少宜合為一隊以行如得勝時勿貪得而輕殺勿妄取以為俘抗拒者諭之使降殺傷我兵者自當誅戮若歸附則編為户口令貢海貂皮諭以棄惡從善安輯已畢止可遣人來報一次若頻報則恐兵少力費往返不可經朝鮮擾害之

順治二年二月辛酉

諭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曰聞爾等破流寇於潼關遂得西安不勝嘉悅初曾指麾爾等往取南京今既

攻破流寇大業已成即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大將軍和碩英親王等爾等相機即遵前命趨往南京大丈夫為國建功正及此時汝其勉之其隨英親王豫親王之烏真超哈自固山額真梅勒章京以下兵丁綿甲紅衣礮均分為二半著英親王督領半著豫親王督領若相去已遠可仍如舊至於英親王逗遛之故良因王與貝勒貝子諸臣為已事越境由土默特鄂爾多斯地方枉道取駝馬復轉入邊以致逗遛其罪非小特諭汝等知

之汝等仍遵前命往征南京其流寇餘氛責令英親王

追勅

又

諭靖遠大將軍和碩英親王阿濟格曰爾等自京起行在
先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等起行在後今豫親王等
已至潼關攻破流寇克取西安尚未知爾等兵至何處
此皆枉道越境過土黙特鄂爾多斯地方需索伊國轉
而入邊以致逗遛故也今豫親王兵已令遵前命往定

南京爾等可仍遵前所指麾將流寇餘孽務期勦除以贖從前逗遛之咎勿以流寇已遁西安既平不行殄滅遽爾班師其隨英親王豫親王之烏真超哈固山額真梅勒章京以下兵丁綿甲紅衣礮均分為二半著英親王督領半著豫親王督領若相去已遠可仍如舊

順治四年五月

諭大學士洪承疇巡撫土國寶曰順治四年四月初四日拓林遊擊陳可搜獲勅一道內云封承疇為國公國寶

為侯爵又黄祇卿密書内云承疇所具本章已為轉奏國寶二次密字亦已轉奏國主訖又云内仗承疇殺巴張二將外託國寶靖除地方則江南不足定等語朕見此益知賊計真同兒戲因卿等皆我朝効力大臣故反間以圖陰陷朕豈墮此小人之計耶卿等當益勵忠勤以報國恩勿以此介意

順治八年三月

諭吏部曰朕自親政以來觀天下所以治安者關乎各部

院雖自古無參用諸王之例然聞我

太宗文皇帝曾設諸王於部院朕欲率由舊典復設諸王

因嘗思之在諸王雖甚勞苦然誠各殫厥職釐剔庶務

禁絶貪汚修整法令俾上下利病不致壅蔽利國家而

致昇平莫此為要令特設和碩巽親王於吏部和碩承

澤親王於兵部多羅端重郡王於户部多羅承謹郡王

於禮部多羅順承郡王於刑部多羅謙郡王於工部多

羅貝勒喀爾楚渾於理藩院固山貝子吳達海於都察

院諸王等其各副朕圖理治安至意爾部即傳與各王

知悉

順治九年十二月

諭多羅貝勒以下夸蘭大以上各官曰從來行兵全我師

以破敵者亦爾等所悉知爾等此番晝夜疾趨二百三

十餘里以致士馬疲勞此大失也令後諸事悉與夸蘭

大等以上共相商酌敬慎而行如值渠寇應分遣衆兵

者則於固山額真公韓岱宜爾德内遣一人其一人毋

使離爾貝勒屯齊左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則於蒙古固山額真蠢章京㑹蘭大内擇可為帥者遣之其一貝勒兩貝子勿遣離爾所爾貝勒屯齊率本固山下擺牙喇居中而營貝勒巴思漢貝子查喀納穆爾祜公韓岱宜爾德當各領轄員及戈戚喀擺牙喇同貝勒屯齊軍於一處其提問章京馬爾泰轄阿進土雷等宜加詳鞫有墜馬被重創有情可原者執解來京如果情無可原棄主奔潰者即就彼處處斬

順治十一年八月

諭吏部曰朕惟旌賢勸能國有常典大學士范文程額色
黒甯完我尚書郎卯巴哈納車克侍郎祝世廕皆我
太宗時素効忠勤令始終不渝或匡賛政機勞深啟沃或
經理部務力殫猷為成績已彰宜加恩晉秩范文程著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額色黒車克甯完我郎卯巴哈納
祝世廕俱著加太子太保各照舊辦事赫伯昂邦巴哈
邊古㬚在

太宗時宣勞有力茲者左右朕躬勤慎罔替益罄忠誠並宜加秩示勸巴哈邊古俱著加太子太保爾部即遵諭行

順治十二年正月辛丑

諭吏部曰朕惟賢才難得政事需人必含短以取長宜計功而忘過特頒恩命圖任舊臣原任吏部尚書韓岱原任固山額真宜爾德阿拉善等俱自

太祖

太宗特効力或膺部務勤劬或佐戎行勞苦若以一眚終錮朕心不忍兹特復其原任用韓岱為吏部尚書宜爾德阿拉善為固山額真赦過宥罪既弘施雨露之恩盡職奉公宜益勵氷霜之操尚其永念勿負朕心

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七

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八
勅諭二
康熙年間
康熙九年三月二十日
諭户兵二部曰滿洲甲兵係國家根本雖天下平定不可不加意愛養近聞八旗甲兵喂養馬匹整辦器械費用繁多除月餉外別無生理不足養贍妻子家口朕甚憫

之月餉銀米應作何增給著為永例爾二部詳議具奏

康熙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曰各省駐防人員有授世職者令其來京道路遼遠生產苦於遷移此後不必令其來京官則令其仍留原任撥什庫兵丁則以品職相稱之官弁及驍騎校缺用之

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曰京師重地所關鴻鉅盜賊光棍察

緝宜嚴其在步兵尤為專責前步軍統領費揚古在任嚴
於巡緝其所管轄屏絕情面令現任步軍校席特庫亦於
情面能為拒絕巡緝管轄甚嚴若步軍統領總尉皆如席
特庫盜賊兇棍畏罹法網自當斂跡京師庶得肅清左翼
總尉穆呼達年老衰弱右翼總尉沙木布為人庸懦皆令
解任二等侍衛達漢泰其人堪用可任管轄其代沙木布
為總尉穆呼達缺選擇以聞似此總尉之缺既補之後可
令步軍統領總尉等會同於現任步軍副尉步軍校等員

中察其不克任管轄庸劣者罷之其下兵部

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曰昨夜正陽門外失火漢官皆不事撲滅但袖手旁視令八旗都統副都統五旗護軍統領向不預直宿可於要地分班輪值若偶遇火即為撲滅倘有傳集之事亦易齊聚方今時際昇平並無効力之地分班值宿以盡勤勞分所宜然令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五旗護軍統領會議以聞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曰汝等可傳旨於八旗滿洲蒙古都統等令於各旗中阿思哈尼哈番等官以下拖沙喇哈番等官以上或微末秩員又或初爲部院官後襲父兄世職隸旗下者果有其人正直才具優長而敬謹小心爲國勤勉素行端方者一旗之中或三四人或一二人以其真知灼見保舉奏聞引見於部院用之此保舉之人既用後與其所保奏乖違不符者其保舉之都統副

都統等連坐重罪之必不姑恕如各旗無可舉之人則已或恐坐舉主心懷畏懼隱其真正才賢不肯保奏甚無謂也可令各該旗都統副都統於二十五日以所舉之人引見奏聞

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諭八旗都統及三品以上等官曰凡人之行莫先於孝近者漢軍居父母之喪親朋聚會演劇飲酒呼盧鬬牌儳如筵宴毫無守制之體至孝服鞍轡等類所用素白皆

異常華美喪禮止當服用粗惡豈宜華美耶居喪演劇滿洲所無漢人亦未有特漢軍為然耳百行以孝為大如此所行以為孝道其他又何足觀也又漢軍外官赴任每借京債整飾行裝務極奇麗且多携僕從致債主抵任索逋復謀贍僕從衣食勢必苛歛於民以資用度且親朋債主疊往任所請託需索不可數計是官雖一人實數人為之以致朘削小民民何以堪又漢軍外官不能騎射乃自稱行獵多帶鷹犬歇宿村莊滋害於民

禽獸本在山野豈在村莊耶又漢軍服用多僭越非分終日羣居以馬弔飲酒為樂此等物力從何而出有非苛取諸民者乎漢軍習尚之惡已至於極如原任總兵諾邁原任提督哈喇庫祖永烈等於任所多買良民帶歸原任總督張長庚原任巡撫張德地韓世琦等皆貪婪虐民居官甚劣令著漢軍都統副都統等凡有居喪演劇飲酒呼盧鬭牌者照賭博例嚴行禁止在外漢軍官員任所有親朋債主前往請託需索貽累小民者亦

令察訪指名題參朕此諭旨專為敦厚風俗陶淑人心而起使漢軍居官者皆似總督范承勳廵撫于成龍之善朕又何諭之有此旨令徐廷璽傳諭

又

諭滿洲管漢軍副都統參領等曰向因漢軍習俗不善故以爾等補授漢軍副都統參領欲訓練其騎射導率以矩範一如滿洲也近見並不教以騎射凡事不能使之傚法滿洲反有不肖者恐嚇漢軍指摘其短希圖索詐

此朕所深悉嗣後爾等務加悛改善為教訓漢軍可耳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

諭宗人府曰自古帝王展親睦族列爵錫封原欲選賢建能旌別淑慝俾咸知勸勉慶流奕世此國家之常經奬勵之至意也朕篤念親親恩禮罔替年至十五即行授封但誼屬本支必皆飭躬砥行端良醇謹益自刻勵動不踰則始無忝於宗潢今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年至十五不問賢否槩予封爵以致視為故典罔知激勸

嗣後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子孫應俟其年至何歲
作何辨其賢否定其品級等第始應受封著議政王貝
勒大臣及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會同確議具奏特諭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八旗叅領佐領有職任之官多有
以疾告休者此中亦有以不能騎射畏憚而求罷者夫
管轄職任仍須得舊人為佳其傳諭八旗都統副都統
等自是以後若此告休者詳察之果疾病不可支者允

其休可也若雖不能利於騎射而能管轄者仍留用之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佐領所隸事務洞知詳察乃佐領等官專責此後凡令稽察之事佐領官所稽察若不明晰惛昧無能者户部參奏令所察貧窘人户之事倘朦混不明亦令户部參奏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比年以來部院滿洲司官各處奉

差理事頗著勤勞自郎中以下有職掌官以上可加察核以領恩賚是察核也分一二三等以為次序其不入等次者各部院堂官繕寫摺子啟奏此内有曾經别部題參而復用者無庸序入因公罣誤而復用者仍序之

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一日

諭兵部曰京師為輦轂重地人民商賈四方輻輳京城内外統轄必有專責務俾稽察奸宄消弭盜賊然後商民得以安堵令城内地方既屬步軍統領管理城外巡捕

三營又屬兵部督捕等衙門管轄内外責任各殊不相統攝遇有盜案反難察緝嗣後廵捕三營亦令步軍統領管理京城内外一體廵察責任既專則於芟除盜賊安輯商民庶有裨益其三營事務作何歸併管理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三十年六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黑龍江松花江接壤之地彼處附近所居根奇勒諸姓中原有可披甲之人應酌量令其

披甲駐防遣滿洲兵八十人往彼教訓之齊七喀爾地方以索倫達呼里之衆酌量令其披甲駐防遣滿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訓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樂披甲如此則既無遠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糗糧矣可以此詢問都統巴海令理藩院集議政諸臣會議以聞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朕思此時正當簡閱軍旅以備調遣每佐領撥鳥鎗護軍各一人撥前鋒親軍護軍各十

人漢軍火器營兵撥二千人如無須調遣朕巡歷塞外時親率以往此兵各給整理器械銀十兩使令冬竟不徵發則所給銀兩可於軍餉之内寛緩其期零星除扣之其下旨議政大臣各都統將所派禁旅器械軍裝皆令全具無缺以備一有調遣立可啟行大臣官弁併擬出焉此師不過預備而已可將是意諭軍士知之

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將軍薩布蘇奏請達呼里席白之

五百兵令其學習鳥鎗夫以邊兵訓練火器所言雖是但達呼里席白之衆遷徙甫至未獲寧居盡其族類槩令學習似為未當或俟之數年安土樂業始令操練鳥鎗或應作何籌度另為訓練其察洛薩布蘇具議以覆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今所備禁旅之内每佐領撥護軍七名其前鋒軍則簡四百名火器營兵則分其半於十月杪遣赴大同飼養馬匹預備徵調應遣大臣令兵部

奏請曾隨朕之每佐領護軍一人可除出之至京師簡軍預備其事宜亦令具議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諭內閣諸臣曰騎射乃我國家振興要務朕深悉其由於三旗內府佐領中幼稚特命官教之皆各嫻習騎射由是以觀騎射之優劣繫於教與不教耳凡兹稚子不自幼時教習則騎射之事漸至衰替今於八旗官學生及佐領中閒散稚子亦當專官教習之汝等會同八旗都

統具議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諭内閣諸臣曰宗族之始皆一祖所生當極致親睦共相愛䘏扶持以為生也今見諸王以下互相譏害樂禍幸災罔無親睦之誼凡若此者朕知而不言誰復言者吾宗室中如此於我人民得無愧乎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書有之矣且或者同為宗室以他祖父之名名其子若孫者有之令吾宗室之中不定為親睦以相愛恤扶持

之道長此安窮無所底止朕意此後入八分公以上諸吉凶事會集之禮依向所定者行之如未入八分公以下至於閒散宗室其吉凶之事亦宜定會集儀式此皆令八旗會集則不勝其繁矣其令本翼會集焉喪事則一旗之中為之服別旗惟去其纓又閒散宗室中有極貧者一有吉凶之事則稱貸而為之至有窘迫者凡若此類諸王以下閒散宗室以上各以其意出助銀一兩或數星出者既不以為難而得之者良有所益庶不至

苦於債負矣其會集自其身之品級以下者而會集之閒散宗室無品級者則視其父之品級會集凡會集不至者有司者察參如此則皆相識而親不惟是也有為不善者遇之亦可教以正若貧宗室亦不困於為生此欲我宗室和協優游以安處之意也又宗室中今名有犯者宗人府悉察改焉自茲以往歲所送名亦即詳察其有犯者駁之令改焉朕此旨汝等同滿洲尚書侍郎宣示諸王及閒散宗室令其會同定議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行間被創及殘廢者雖已給身價之半而不食錢糧則貧者無以為生此等人皆奮力兵陣至於殘廢良可憫惻茲後若此殘廢中尚可支持者充南苑門甲倉庫諸地老人缺給以錢糧前為護軍校驍騎校而有可支持者諸館之首領及其副缺用之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諭兵部曰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鋭驍勇遇寇必克所向

無敵前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恚於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歳凡兩舉朕躬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勵所致朕心深為嘉悅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閑散官員照護軍給一月錢糧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

轄職掌官員悉賞給內庫緞疋其賞賜緞疋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此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恤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苦步軍亦各賞給一月錢糧管步軍官員亦各賞給緞疋奬勤恤勞用稱朕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

諭內閣諸臣曰盛京輓運原有船百艘乃實有用之具也

存留預備凡遇緩急為益良多盛京工部無故奏而廢棄之今年從山東天津所運之米因乏轉運之船遂致遲悮盛京工部堂司官著該部嚴訊議罪具奏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朕觀四十九旗扎克薩所設哨兵甚屬疎虞頃者厄魯特來使數百人至而哨兵全未知之是但有蒙古巡哨之名而無其實矣斥堠所關至重令天下承平無事八旗大臣無可勉効馳驅惟噶爾丹

荀延旦夕之命或各旗大臣或部院大臣酌量遣往每旗派護軍十人各給官馬二匹兩人共給駱駝一隻由歸化城携米偕四十九旗設立哨兵大臣等來往巡察凡有動靜可以速達無悞良有裨益且大臣等得以諳悉邊塞情形不亦善乎此安設巡哨之大臣及護軍以幾月一次更代爾等及八旗都統副都統滿九卿官員會同議奏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右衛屯駐禁軍原因噶爾丹之事
預為之備也今噶爾丹之事已畢此兵仍令全駐則供
給芻秣轉運維艱可留滿洲驍騎一千其蒙古分編佐
領駐防之兵全行留駐此外護軍及驍騎火器營兵俱
應調回四十九旗之貧乏蒙古有令沿邊居住者俱察
出遣至右衛歸隸蒙古佐領下作為甲士此駐防禁軍
應即撤回抑俟時氣和暖後撤爾等與議政大臣會議
以聞

康熙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諭内閣諸臣曰烏喇寧古塔吉林烏喇黑龍江等處新滿洲内曾授官職以老病解任者照其原官品級給俸禄以養贍之矣此等解任之官令其子弟承替則供職得人而俸禄亦不致虚糜其勑兵部逐一詳察具奏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諭散秩内大臣公傅爾丹曰今日閲射時兵丁所乘馬驚逸漸近御仗諸年少大臣俱效年老大臣旁觀不動惟

爾直前勒止之可謂繼武前人矣特賜爾貂皮褂一領

嗣後益加勉力勿以身為大臣而不思奮力向前也

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初一日

諭修國史諸臣曰開國功臣作傳當因其事蹟先後以定

次第若視功蹟分次第或有本人功蹟少而子孫功蹟多

者反置子孫於前列可乎今應分別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功臣以何人居首請旨再定至逮仕三朝功臣各於本人傳内通行開載事蹟其子孫有立功者附載於下俟作傳畢可錄出分給其子孫各一通令藏於家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諭内閣諸臣曰敦拜向為司官朕洊次擢用至尚書並無効力勤勞之處凡事不留心詳察聲名亦不佳廷議係國家大事前曾有事會議敦拜全不諳事理恣意妄言彼時即當黜退今既以年老乞休着解吏部尚書任彼

並非有勞舊臣不必予以優旨凡為人臣者雖當暮年宜更加意潔己勤勞王事如謂年老畧不留心諸務黽勉自効豈任彼為大臣徒使之榮顯已耶如此者罷之亦何足惜尚書温達自任工部以來聲名甚優凡事敬慎而寛著調補吏部尚書工部事務亦緊要但六部侍郎名俱不甚佳部臣之優劣外省督撫却知之甚真居官美惡豈能欺人耶户部錢糧事務弊端極多滿漢大臣名亦不佳令刑部十日彚題一次猶覺弊竇差少耳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曰翻譯之事大有關係向年纂修實錄校對朝鮮表文滿漢文意總不相符前大學士圖海杜立德皆惶急呈朕親覽朕兩年苦心尋繹始得將文義完美作史之事殊為重大一字不可輕易增減所以朕於明史不敢自任者亦此故也近日大學士熊賜履以朱子書呈覽其中數語稍有可疑問之熊賜履以為非朱子之言殆朱子門人所記此不過託諸空言猶可矢

口而談如係文案供招之事將何以觧之信乎無後之

書不可忽也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諭内閣諸臣曰從前廵捕三營屬督捕管轄時營官侵蝕

兵糧雖兵數具存而京城大臣官員家丁皆充兵冒餉

全無實濟積弊沿流極其懈弛以致漢官所居地方盜

賊疊告外城官民不能聊生因而漢官具疏陳奏朕下

九卿等會議歸併前任步軍統領等令其清釐營伍選

擇營弁盡力搜稽嚴緝擭匪然後盜賊漸減官民獲安此衆所共知著有明效者也並非至陶和氣任內方令統轄陶和氣一人之用舍有何關係但其人一經參劾則該部自據定例具議絶不在於扶同附和相繼參此風亦斷不可長且巡捕三營官員或於各省營弁或於旗下武職皆經朕親選壯健人才補用若果有一二驕悍不法之人言官即當指名題參乃將百餘員之營弁三千餘名之兵丁一概溷指以為驕悍不法可乎著

仍指名具奏况武職兵丁兵部皆可稽察步軍統領巡捕三營亦隷於兵部誠欲建言則將兵部題參未為不可高遐昌乃謂巡捕三營應歸併兵部所言大謬又街道事務司坊等官管理時畏懼顯要職官朘削里巷小民止知勒索鋪户銀錢而街道事務毫不置念因弊壞已極故亦歸併步軍統領管理今既稱受街道之累即著高遐昌兼管一年務令商民不致累若街道大加肅清若果能綽然辦理誠為能言即能行之人矣下所司

知之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五日

諭大學士溫達等曰朕觀八旗漢軍人等用於文職者多而用於武職者少嗣後武鄉會試亦著八旗漢軍人等考試所增額數不過數名可以收健勇人才之用於武科甚為有益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諭八旗都統副都統叅領等曰朕經理國家大小事務必

長計遠慮期於軍民人等實能永久奉行蓋無時不籌畫於朕懷也近見八旗苟且治生靡費極多皆因該管人員止圖利己而其族長等又不教之以忠孝為重遂爾致此頃為去冬米價騰貴令將二月應放之米於正月即行支放因而米價隨即稍減據理而論米價貴賤應與八旗人等絕不相涉令細繹其故八旗官兵將所給之米未及抵家止貪得一時小利輒行變賣在所得之利甚微而銀兩耗去米價又增於是衆皆怨悔無及

將來八月之米勢必六七月間又求放給若米價仍然不減則來年之米又與今年相等矣方今天下承平日久户口滋繁南方糧米連年不到者甚多舉國中但知計利其慮及日後衆人匱乏者並無一人八旗官員猶如一身一家豈可一時不相勸諭不相訓誡乎嗣後凡所關給之米務期大加節省用至照常放米之時勿墮奸惡富豪輩收積米糧之詭計此亦八旗人等一効力之處也朕每日進膳二次此外不食别物烟酒及檳榔

等物皆屬無用試觀衆人於此等無用之物輒曰費幾文人人詰問當無一爽又其甚者貧而效富用必求盈且用所不當用之物中人之產不久即罄矣此皆染於惡俗無教導之人所致爾等俱為大臣官員有養育管理之職令兵革不用無可効力惟廉潔自持熟練整旅並為衆人生計時時仰體朕懷多方區畫似此効力不更愈於行間致命之勞績乎朕為八旗生計慮及久遠與為天下萬民謀生計者中外一視愛養無殊故預令

爾等知之特此手書勑諭

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溫達等曰內閣翻通本事甚緊要如不得漢文意思或一二句言語翻錯於事之輕重大有關係內院侍讀學士侍讀官員俱係按俸補授之人所翻本章不甚妥當朕閱看清文多在內行走和素徐元夢雖係革職之員現今學翻漢文者無能過之將和素徐元夢補授內閣額外侍讀學士翻改本章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諭湖廣總督鄂海等曰覽鄂海奏鎮筸盤塘寨等八十三寨生苗俱各實心前赴武昌投順等語紅苗等居深山之中自古以來並未向化鄂海等宣示朝廷德澤布揚聲威盡行招撫殊屬可嘉今紅苗等已去邪輸誠削髮投順地方文武官員務仰體朕無分內外咸俾盡享昇平宇內無不樂業之意將紅苗等安插得所從容化導教之禮義倘有不肖官員將紅苗視為度外侵蝕擾害

者該督撫即行指名題參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諭吏部曰川陜總督殷泰前曾因病奏請解任調理朕念殷泰清潔自持約束屬下恩威並用陜省軍民罔不感戴朕甚愛惜令在任調攝已有諭旨令病勢未能即愈總督印務雖有巡撫署理但陜西地方遼濶最屬緊要總督員缺不可久懸殷泰著解任湖廣總督鄂海屢任陜西熟諳地方兵民情性俱可深悉且才具頗優將鄂

海調補川陝總督特諭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諭議政大臣曰八旗馬匹俱已出厰著照出厰馬數令佐領下殷實之家並該佐領人公派拴養照常給發錢糧目下雖稍覺煩難後來究竟有益如有行動則從此騎馬前去一到口上彼處之馬又到諸凡便宜著詳議其拴養駱駝之處一併詳議以聞

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曰發往黑龍江伊蘭哈喇三姓地方之人俱因兇惡發遣人亦日多若發在一處地方必致生事行兇此後停其發往著發喀爾喀和卜圖烏蘭古木地方彼處水土甚好著築城安插令其開墾耕種八旗每佐領派護軍披甲各一名於八月内馬匹肥壯時前去二年一換駐劄彼處看守如此則沿途臺站甚屬緊要每站應設立車輛預備毋致犯人勞苦方好著交與京城議政大臣會同九卿議奏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三十日

諭議政大臣內大臣等曰每旗都統副都統或有起家微賤專意徇庇一應補放官員併佐領等事恒有遲至數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故已久數年尚仍給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曠廢近聞都統石文英不出門戶亦不見人有事來奏每不俟事畢祇圖早歸亦不瞻仰朕容甚屬不堪正藍旗滿洲都統顏信前往出兵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七阿哥辦理正黃旗都

統巴賚署理將軍事務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阿哥辦理正白旗滿洲都統何禮差往雲南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辦理如此辦理別旗各相效法自必發憤勤事也

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五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議政大臣軍前調回大臣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等曰

太祖

太宗時滿洲兵於凡征戰之所俱自備馬匹口糧行走到處所向立功並無遲悞今官兵凡有行走之處馬匹糧餉一切物件俱給自官帑且以爲不足而怨咨生焉此皆我滿洲風習較之曩昔有異亦由於該管官並不嚴飭之故也朕辦理軍務閱歷甚多當日攻取岳州時但從陸路抵禦以致許久不得朕諭在洞庭湖預備船隻以水路遏賊貝勒查尼以湖中風浪甚大船不能穩恐有礙於兵丁以請撤船兵奏聞朕諭岳州城已被困不久

即獲令將船兵撤退賊得由水道往來何能有得岳州之期哉若兵丁於水道不利即與朕之殺害無異朕自承任不撤船兵嚴飭看守不久而岳州下矣再征討雲南時貝子章泰將軍賴塔率領滿洲兵每佐領下撥二十七名總督哈占蔡毓榮董繼國金光祖提督桑格趙倈等標下營兵合計共三四十萬有餘離雲南城七十里安營一邊到湖一邊到山並未進兵於湖斷其水路賊寇米糧照舊運行城内並不危急後趙良棟率領寧

夏兵到云我等連營四布不就近往戰何日得城迨至日久米糧不到雖滿兵無妨營兵何以存立耶章泰云兵丁俱從遠來且城亦朝夕可獲皇上恤養兵丁何可令其傷損設或營兵不能禦敵我等勢必捐軀趙良棟云貝子果領兵進戰奪城此功可邀封親王郡王何故作此等議論乎我領本標營兵徑自前往遂進戰奪取得勝橋而趙良棟之兵亦瘁甚矣章泰向趙良棟云爾兵已瘁何不將爾之兵撤回令總督蔡毓榮率兵看守

趙良棟云我將死戰所得之地如何交與他人看守不聽

章泰之言城内賊寇始覺危急不數日而雲南下矣亦

由善於計謀相機而動也再出征烏蘭布通時阿密達

因天晩要撤兵云皇上必不以撤兵故遂殺我等將兵

撤退索額圖明珠選勇士六七百人埋伏勇士云挑選

我輩原擬或戰或追詎意止令看守彼此不無忿怨後

中路出兵時三品以上大臣官員等會議進兵之處衆

皆謂不可獨朕與費揚古以兵為可進遂決意進兵及

至科拖地方衆皆不欲前發大臣等勸朕將兵撤回已
渾岱爾亦在其中朕諭以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親統兵前來並不見賊踪如何驟行撤兵不允所請
將兵前進噶爾丹聞我兵威甚是驚懼如鼠竄而去朕
選兵著馬斯喀爲將軍尾追噶爾丹遇西路兵攻擊大
敗之朕將中路于成龍所運頭隊米遣明珠速送至費

揚古軍前二隊米亦即著續送三隊米內朕但留十八天口糧餘米俱送西路軍前是以西路兵未至饑饉俱得保全而回朕是時若輕信大臣等言中道撤兵則兩路兵丁何得立功奏凱耶今看領兵大臣官員等祇為一身之計不視朕事為緊要內存私意彼此爭論不和又向兵丁沽買好名多服口糧及不能馱載至於拋棄毫無珍惜之意如此可乎不可乎朕之滿洲兵俱係精兵無可議論全在領兵者將朕之事專心辦理不求安

逆賞罰精明事體如何得致錯悞進兵西藏時色楞不候衆人獨自前往不知者妄行議論額倫特因病在後隨後追至色楞皆奮不顧身如此猶可謂色楞進之過速乎今策妄諾爾布將伊兵丁善全而歸伊所領之兵甚感亦惟感伊而已朕頗不憐憫也朕祇憐憫西路身亡兵丁事定之後自然分別加恩至文武大臣官員等果能清廉自無可議但領兵大臣專務清廉將何所挾持以勸賞兵丁乎部院衙門清廉者止能自守其身辦

理如此大事恐不能也朕年少時每於講武練兵等事違命者即置之於法内外大小悉知儆惕由此觀之訓練之事不可疎忽也茲衆喀爾喀誠服朕之風化青海等亦如之策妄阿喇布坦之人霸占藏地毁其寺廟散其喇嘛累其臣僚青海等理應棄命忘身奮勇致討乃伊等口稱維持黄教却無實心効力之人策零敦多布領兵在藏居住彼處人以地遠我兵不能深入策零敦多布從伊地步行一年有餘忍饑帶餒而至招所以彼

之兵衆以彼之形狀尚且能至我軍倘不能至乎今滿
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朕意此時不進兵安藏賊寇漸
至收服番子等將作何處置耶故特諭爾等安藏大兵
決宜前進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上諭比見八旗官員兵丁内嗜酒沈湎以致面貌改常輕
生破產肆行妄為者甚衆其中豈乏才具可用之人朕
實憫之惜之著八旗都統各將該屬官兵内酗酒不肖

之徒給限一年或二年令其悛改能改者留之如不能改係官員即行題參應襲者令人承襲係兵丁即行革退將本佐領閒散人内揀選人材可用者充補食糧既可以養其生又可以得其力如此凡嗜飲酗酒之徒自知所懲戒矣若禁止之後仍然不改一經查出併將該管官員嚴行治罪再著行文外省將軍副都統城守尉等一體嚴加約束務令法在必行特諭

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八